

綱鑑總論
下

後梁總論

朱溫以碭山一民從巢為逆脫金中之微息以歸命國家瞞板蕩之詐而悍然顯唐室兵
 權之半怒鬚仇目奸鋒中人弑君樹黨而進退伸縮擅指揮既唐猶机上之內欲烹臨
 而食之也久矣秀昇曰祝上之乃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賞其功噫使不加九錫豈不
 能作天子耶全忠曰借使我不加九所忌者晉克守岐蜀武平為助敵未敢速受彈
 者蓋有待也訪敵王座受彈彼心未服夫何文尉等效推戴之方以滅唐家三百年之社
 稷朱昱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奈何一旦御座之設野狐升據見固人人得而嚮之者
 而當時興復之舉惟見於淮南楊西川建之檄二鎮欲與岐王晉王會而又不克終焉後
 南西川宣天下甘叛逆之兇頑哀季少忠勤之節義耶冕之篡位未幾而外多晉王之師
 夾寨之戰鋒摧氣沮柏鄉之戰挫眾隕師晉王敗梁于柏鄉斬首幽州之戰收跡遠遁王
 伐幽州見鬱鬱然懷漸抱報常不伸眉可以省矣矧淫污雜揉備兼醜行避暑宗廟幸不
 燒營夜遁中謀繼祚避暑張宗奭第亂其婦而子婦入侍友圭友文妻美尤寵之竟以釀成內殃事急
 計生兇疾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張氏老賊萬段友圭曰老廷諤操刀腹背受鋒吾
 無葬地之禍豈知不在世仇之李氏友圭曰李而在悖逆之友圭乎是謂友圭曰女悖逆
 女之嗟乎朱冕以臣弑君以致友圭以子弑父祿山之報昭昭不爽生為天下所咀嚼死

為海內所歡快豈天之假手以雪唐恨乎友珪既立遠作荒淫均王友珪命為同楊令公師之謀而義兵起鄆王友珪血馮僕夫之歛而刑憲明友珪命為正名仗義宋瑱友珪即真故綱目不以宋溫之故而廢討逆之法惜其得位之後不克自強也分天雄之鎮則軍士離心分天兩鎮魏兵曰吾六州藩鎮兵未嘗遠專趙張漢鼎漢之任則政多乖舛柄隨宦掌聽人出國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穿鼻張丹曰天子愚劉剗敗北存害等所敗王檀無功宋三三十年之經營竟為左右所竊左右竊傳國而闢難小兒王丹帝嘗曰李亞子奮然挾其國而有之當時君臣不能揮劍出死力而徒作楚囚之態梁主開唐軍且至宗廟立毀追廢庶人晉王毀梁為庶豚犬非敵之計不誣他日滅族之戒畢驗矣異日賊見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為庶豚犬非敵之計不誣他日滅族之戒畢驗矣異日賊見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恚心而覩貌否也噫嘻謀之不臧詩其辜自速一時醜逆垂焉萬年可起奸雄既朽之骨吾當以是問而辱之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七年

後唐總論

李克用以沙陀兵馬之子起甲雁門墨勅應召蕩滅黃巢功居第一雖平日不受控馭如朱溫尚憚之何壯也斯時也天子幸石門宗社無託而晉王建鉞擁麾威振天下使挾天子據關中受九錫作禪文誰能禁之而乃能戒子以存忠孝誓於此生靡敢失節雖有憤

憤逼京之罪緣全忠扼之也而君子當有以原之矣存鼎宗以童子嗣之承業老奴克奉

先命李克寧謀亂太夫人召張承業指晉王曰先王把此兒臂羣策見推以晉王龍躍虎

步而桓桓然有回山倒海之勢問鼎于燕而守光父赫子泥首聽命周德威伐燕守光曰

晉王擒而斬之策馬渡河而偽梁君臣破胆自裁裴雄舉於四方洒遺恨於三矢克用將終賜存

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道恨也與汝三朱晃所謂克用不亡晉王所謂

矢無忘乃父之志莊宗繫燕父子函梁君臣之首入太廟必成吾志者存最無負矣使當此時能迅掃宇內爰立唐裔然後函偽梁之首宣盈尺之

書徧告天下曰吾不忘父志殲茲大逆雪國家之耻復列聖之仇誓不敢有妄念愈推愈

讓白首不渝則是舉也傑然桓桓復作吾焉得以五代君目之惜其忽承業為唐之忠言

悅蘇循畫日之佞舉即位於汴賊未誅之日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滅梁之後不承權

與詩曰吁嗟乎不承權非荒於色自傳粉墨與優人共則賄於貨實貨非般於遊唐王改

令與承繼也權與始也後乃止則淫於獵獵于近郊于以腹削而失軍心府錢不以掬斂而失民心以孔讓為

征飲急優伶僕宦侮弄縉紳而失士心汗馬勳臣閹門屠膾焦武曰郭崇韜而失功臣之心

衆心乖古庚朝野征公音中嬖寵權奸搖弄國柄志驕於業泰徐妃政怠於功成無

一可人意者故其取西蜀降王衍也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所料度其應如响

蓋有以窺莊宗之隱而計其終也卒之唐主帝河南令公帝河北而登高渚嘆石橋涕悲

唐主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僖皇四顧淒然無歸昔之所謂志氣遠大者何前後若兩人哉伶

人弄矢骨燼肌灰伶人郭從謙為亂唐主中流矢而殂善友欲樂器焚之嗣源拾骨于灰燼之中古人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

間蟲所損食者莊宗之謂矣嗚呼裂膚汗血不櫛沐不解甲苦戰十五年僅能定天下於

十指上而波頰浪倒於三年之內是何收於東隅之難而敗於桑榆之易也明定源嗣即位

遠女色誅官寺留三選文學謹天變斥私獻縱鷹隼蠲逋負廢內藏即其所為美善頗多

雖軍士兩優給為五代一大弊一月之閒再行優給發明云投而有年二獲應為五代一

小康唐開元十二年書大有年求以漢唐之閒亦賢主矣惜也年已七十諱言儲嗣以致

從容稱兵驚亂宮闈父子祖孫一日而絕殺從容及其子其亦不學之故矣閔帝從厚之立

非有他過特以三四小人在位朱弘昭而潞王舉兵入關從珂曰宋張昭等專制朝綱目

不以反書之書舉兵罪以著朱馮等產禍召亂之罪也潞王掃清君側雖足以大豁衆憤

然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民有怨語潞王欲民財以賞軍士有驕色市人曰女輩為主力戰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女輩猶揚揚自得乎

而除去菩薩扶立生鐵軍有悔心明帝曰除王剛強有悔心也則帝位已不可長恃而

乃幸石郎之骨立石敬瑭入朝將佐勸留之縱蛟龍於深淵桑維翰謂敬瑭曰公入朝主

然卒以河東授公此唐主見其骨立復遣之不亦難乎卒之引誘契丹言之而心胆墮地契丹

塘敗唐兵唐主曰卿等勿言新天子至后曰新天子而身焦烈燭微塘兵至唐主喜噫悲

石郎使我心胆墮地矣

夫

論高祖

論齊王

後晉總論

石敬瑭以明宗愛塔

洪進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塔貴相與之共患難亦宜相恤

手握利器于河東于春歸反之疑天

平節度之授而敬瑭之興亂自朝廷發之矣

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之矣安能束手于亂

劉知遠倡謀桑維

翰進策而借兵契丹卒以亡唐吁契丹之德不能忘也

後晉主論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吾不敢忘德于契丹也

獨

不思割雁門關以北十六州我中國失控扼之險乎

自石晉以山外十六州餽契丹也

又

思向窮廬屈膝為異日中國之患乎縱不得帝猶以帝室為即舅

敬瑭明宗

至是帝也反為

犬羊一臣子南面居中國北面拜夷狄而不顧手足之倒懸也晉王之邀利忘害至此極

哉即位數年善政無間強藩外制權臣內顯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疏劉知

晉王兄

以社稷長君馮道等舍重

遠兵權之失人也職此矣豈深根固蒂之道乎重貴

晉王兄

以社稷長君馮道等舍重

違顧命而立之使其蒙故業修政教和契丹兩主交權則戎狄雖無厭亦豈能遽以鱗介

易我衣裳而憤然景延廣之狂謀以狡焉為啟疆之思吁嗟愚哉夫亦思吾中國富矣

乎強矣乎又安矣乎而可以快志夷狄否乎水旱疊仍室如懸磬今日括民穀明日藉民

六子

痛徹心髓

兵後日括民財元元顓頊若燒若焦

六子

哀我人斯

保境息民尚嗟晚矣乃欲先收瀛莫定安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下

下

大軍往平點虜先收

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有能論
獲虜王者除上鎮節度使重賞之下有人也吾固知陽城一捷先時契丹入寇胡是天奪

之鑒而益之疾也契丹鼓忿胡騎長驅若舉炎火以焚橋蓬覆滄海以沃燧炭宋紹文危在

旦夕尚自釋其閉修國調鷹苑內而不自備焉噫翁怒而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初

景廣對契丹主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

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無悔也至是契丹主謂延廣曰致兩主失

惟皆汝所為十禍至神惑運盡天亡晉主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孫勿

萬橫磨劍安在禍至神惑運盡天亡晉主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孫勿

憂使有噉飯之所契丹盟諭晉主曰孫勿今舉發而縛待罪太后亦上表稱新婦孫勿

戈之實禍生為負義契丹封晉主死作羈縻契丹以晉鬼重前耻人增厚契丹賦云鬼

厚晉之君臣於此奈之何哉蓋嘗論之高祖之於夷事之太過者也故雖能叛晉之社稷

而卒以階亂華之禍齊王之於夷絕之已甚者也故雖能易始之絃轍而竟以召剪祀之

羞創業無賢君守成無令主十一年而不血食也夫何怪哉吁石氏之亡無怪也使契丹

之并有漢疆以生窺伺俾後人猶被其禍飲其毒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至四百三十

二年是誰之作俑愚故表其罪之魁以戒後之邀利而忘害者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總論

劉知遠以晉陽贊堦効力晉朝外分机權強藩自固車堅馬良將勇兵強而契丹覆晉衰

受如充耳詩經

不事南朝不事北朝豈無所事耶

契丹主謂劉知遠曰汝不事南朝不事北朝欲何所事耶天下無主先

正位號於晉陽賴宏肇之力兵不血刃及安行入汴斯時也尚有不忍妄晉之心噫與其

稱天福於既亡之後何如用河東之力以救齊王於未北之先乎且輕殺幽州兵而寬及

無辜嚴為盜賊法而犯者即死是政猛則民殘矣原杜重威而罪大者逃刑是大寬而亦

肆矣

春秋書肆文青

新天子享國長久之道不當如是也故父子甫二傳王器僅四歲自古祚祚

之祚莫有甚於此者豈非高祖之失於培植耶漢主既殂隱帝承祚嗣位其始也楊邠總

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顧命大臣各專一職共擅所長以濟時艱吾

意未必遽亡而不知後漢之亡實自此基之何曰鎭劍定國毛錐出賊而將相如水火陸

下禁聲有臣在而漢主不能平

弘肇嘗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不能平

甚至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內

外書法此高徽分封邑必煩勳戚之遺智也可以視自帝之心郭都樞密而以外制內

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

反以外制又假之以難馴之勢數臣桀驁政柄二三郭氏曰隱帝幼威福傾分陰凝水結

內可乎

甚矣非國之福也顧不以禮馭之以漸杜之而一旦之間殺楊邠戮弘肇斬王章若刈草

菅然又欲飛一紙詔走一介使聚郭威等而殲之彼郭崇威等各懷富貴豈忍延頸俟死

哉擁兵而前以清朝廷漢主卒斃於亂兵而高祖之業一朝墮地焉劉崇即位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墮地今

日位號不得

徐州之使方行

威請立嗣君遣一使以迎劉氏

而劉氏之立咸俱

資至諸將曰我等屬陷京

已而稱之

徐州之使方行

威請立嗣君遣一使以迎劉氏

而劉氏之立咸俱

資至諸將曰我等屬陷京

種天子須侍中自為之而黃旗已蔽威體矣噫朝為漢臣暮為周主天子惟兵強馬壯者為之初晉安重榮每謂人口今世天子惟兵強馬壯則為之也五代之世大抵然耳吾於威奚嘗哉

右漢二主共四年

後周總論

郭威柄漢室之兵權屬眾心之推戴自謂周室之裔號叔之後滅漢代立而建國為周祇承祐祇劉贊雖無逃弒君篡國之罪而即位之初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室之寶器其可謂節儉之主與而又謁孔子之祠釋唐人之俘釋無敬惟等使歸唐聽過淮之釋立聽頌之規非有恤民之心重道之志人君之度者不能然得國雖淺而為治已固唐主議取中原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為志已固吁亦賢矣哉世宗崇以崇氏子嗣太祖而立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我兵輕動必無益設科目而文教邇邇敗漢兵開諸軍平江北代唐唐主獻地代契丹攻無堅城戰無強陣而武功烈烈王塚以不降而受賞仁贍以抗節而蒙褒張美以供奉而見疏初周主在澤州張美曲為供奉周主不以公忠疏之馮道以販國而被棄威武之聲真足以砥礪心激發世遠者畏近者懷有由然也刻農桑之末務本也禁僧尼之度抑末也親因徒之祿恤刑也貸淮南之飢賑貧也立三稅之良便民也注意黎民留心治道而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為五代十二君之令主矣惜乎立李崇川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端縱柴元舅之罪而父子之倫未盡焉漢卿以監納取

耗死有司論罪不至死周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張順以隱落免錢刑孫延希以役徒噉飯斬微疵小愆往往加之極刑而不惜其自謂不因怒刑人者嘗言朕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未足信也美德之玷豈非不知學之故與世宗既俎梁王宗續立雖以小兒寡婦處南面而太祖世宗之德澤未斬也倉卒遣將於陳橋而出袖中詔殿前檢點作天子而加身上黃袍不動聲色手移大位而當時比肩公卿不能以寒松為操風霜其節而鳴玉曳組趨翔廊廟寧事慚負人天理民彝至五代之季而消磨盡矣嗚呼田橫之客豈不笑人哉齊陸超之曰恐田橫之客笑人

北宋總論

宋太祖當周末造中外忻戴大志果遂定鼎陳橋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然育孩兒營兆其瑞面方耳大神其相安雲黑龍顯其異日光摩溫著其祥則天命已有歸也天下大器豈以徒聲音笑貌得之耶及其即位一洗當時之陋習而更張之親贊孔顏文臣知道義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而臣庶始貴文學矣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源至論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源又曰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而藩鎮專權之弊革矣服澣濯之衣碎七寶之器戒翠綉之飾而儉素之風敦矣其他如課農桑急民事也大辟覆秦重民命也褒贈韓通程忠義也束帽之賜恤將士也犯法有劍肅紀綱也推心置腹泯猜疑也覆試貢士求真才也去白起

像惡好殺也親臨講武嚴武備也于金購書崇文學也矣父分痛親骨肉也洞開重門悟

心學也遵母后之教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弟帝言晉王龍行虎步堯舜公天下之心

也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民伐罪之心也遣使賑貸於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

心也故能斬艾蓬蒿至論昔我太祖皇帝刻削險阻能定天下克澤潞取李克淮南李重

克荆南高繼克湖南周保平蜀吳越王取唐李逆腸叛膽消縮順李

水榮太祖皇帝洗刷亂逆平蜀吳越王取唐李逆腸叛膽消縮順李

賜叛胆消縮順响莫敢不臣卧榻之側驅他人之剽睡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豐樂亭

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刻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哉李氏曰不惟教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

宗沈謀英斷勤儉自厲親征太原北漢混一版圖喜於讀書而曰開卷有益讀前代史而

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宣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賑江南之飢申

戒諭之辭重循吏之選嚴姦吏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神放之高節因岐溝之敗而推誠

悔過因賀令圖父子而蠲逋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謫

故其致治之美為軼前王四海頌德聲垂天地熙熙然與群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之大樂

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朕恭覽庶政萬事粗理每而跡其所為亦無忝於太平天

子庶幾有道仁聖之主幸惜其改號更名怒姪德昭貶弟昭美皇后不成服續開

子庶幾有道仁聖之主幸惜其改號更名怒姪德昭貶弟昭美皇后不成服續開

后於佛舍無以解燭影斧聲之疑於後世耳繼思鎮閣呂端鎮爰立真宗求直言獨通負

釋繫囚頌九經汰冗吏舉動無過舉足為繼世之賢君景德之初魏家肆毒大羊相挺源流

颯駭風逝電發波騰以入寇澶淵遣書告急顙頓驚怖全軀保妻子之臣倡為幸蜀幸江

南之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幸寇公獨立赤幟親扶日轡源流至論澶淵之役萊公獨立赤

山立卒使虜人幾飲酒斲睡以禦之后山叢談澶淵之役上使人候準曰相親扶日轡屹然

無匹馬車輪之還言行錄真宗親征日是不飲酒矣唱曲于矣節版子矣斲睡矣而使不敢違

窺者三十九年言行錄真宗親征日是不君臣恬然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陳苑丘曰自

臣不以掛於口而不可謂功之細也意使萊公之策盡行則將使孤旌不返隻騎無還而

可保百年無事矣甘心納幣宋人納幣夷狄之治而誓盟城下其帝之自貽巨寇與邊塵甫靖侈志

旋萌黠卒之說興而天書之事起西祀東封魏野上王旦詩云西祀東封今已了迄無寧日而玉清昭應會

靈景靈紛然繼作不曰獻天書於朝元殿則曰刻天書於寶符閣不曰以方士王中正為

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張正隨即今張天司也號真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則曰大會釋道

於天安殿矯誣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時人目為五鬼諛唇佞舌以

事逢迎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以為之使所謂同浴不惡裸裎者也中外多上雲霧州

木之瑞而群臣爭奏野雉山鹿之祥欲得天下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援

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是以民造訛言京師訛言天降災異豎出北斗兩月並而

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是以民造訛言京師訛言天降災異豎出北斗兩月並而

太宗艱難之業蕩然為之一空矣仁宗即位始焉思出太后劉太后繼焉政出大臣宋後

者思出太后而呂夷簡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且又逐貶諫官以鉗天下之口言頃

今政又出大臣致天下齟齬音責舌不敢議朝政蔡襄四賢范仲淹余靖歐陽修尹洙一不肖高若之詩要非盛世之

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蝕而放宮人因大旱而

求直言瑞豐年而卻草木之異念民役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禱以應天變寬恤民力以

憫人窮置寬恤民力司中夜忍一羊之費燕私服浣濯之衣絕範圍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

用其敬天勤民之意昭然可見尤足多者慶曆之際眾賢拔茅以進小范老子主西事鐵

面御史專彈劾黑王相公在樞密閣羅包老任要府天下異人掌端揆鄭公富善北使之

職却獻納魏公韓琦寒西賊之膽歐陽變時文之怪修知貢舉裁抑時舉文復古體武襄我成廣南之功青

破濃智高濟濟然相與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唐楊虞以共培四十二年之仁澤是以

遼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奠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勢孫雪窗文集方仁宗之時中國奠

之強大而請盟以夏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也蘇軾故其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

人之倔強而納款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嗚呼休哉仁宗無嗣擢濮王子宗實於眾人

之中升為天子皇太后權同聽政羣小纔聞兩宮成隙賴呂誨韓琦諸公母子如初撤簾

之後政自己出優禮大臣愛民如孺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裁汰皆出群臣意表無所

言議施為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雖嗣服不長足稱良主神宗繼之惟倫惟德無所

治使能用賢遠奸則大有為之業而跂足而就者奈何以不曉事之王安石司馬光曰安石但不曉事

又執越次入對而使新進得志乎蓋嘗觀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安石求去

相初李師中曰王安石眼多白甚似懷少正卯盧杞之奸行管夷吾商鞅之術而紛更新

法免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驅逐異己范鎮諸人罷而老成人不惜矣宋敏求諸人罷而

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諸人罷而臺練為之一空矣罷程顥李常等數表表善良一舉網

盡綱目而其所用者笑罵之節館曰笑罵從他笑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廟僕之王珪

家奴之薛向爪牙之李定鷹犬之張商英唐珣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廟僕薛向陳瓘無

鷹犬相之陳升之升之善附會初附安石及拜相紛紜雜襲朋好比黨以蔽聰明致天下

嗷嗷人上王安石詩曰青苗役法若蜩蟬之呶呶張九農者歎於畝畝商者歎於道路韓

言而民情愁苦若僅達於鄭俠之圖帝方曰安石為今之古人而不察其誤蒼生亂天下

之禍也且又妄開邊釁動干戈兵連於交趾沈起受命於安石一怨結於西夏命官者

五路計夏聽欲取姑子之計劃七百里之地以畀遼人俾甲兵鈍敝國勢離落謀國之效范如

捕風東坡言誰之過與至是而安石之術左矣福建子之書指名悔之何及吾以是知惠卿

言

北宋總論

等誤安石安石誤帝帝誤百姓也偏聽則生奸獨任則成亂傳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孰謂壞亂天下者而非帝耶帝怒謂岐王曰是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堯舜垂簾高后臨朝人而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治網后乃召用故老名臣呂公著司呂公著司盡行仁宗之政盡行仁宗之政矣所用者皆正人程顥范所黜者皆奸黨章惇蔡所革者皆蠹政罷青苗所建者皆良法置理所置廣德倉舉經明行修之士立十六科舉雖以呂惠卿之斗筭穿窬者蘇軾曰士之法修定學制備六禮立皇后惠卿見正人棄道知百姓見治如出九泉親白日齊之志亦自知無所容而懇求散地不容於時懇求散地百姓見治如出九泉親白日網可謂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也范祖禹言先后有德於生靈所惜者眾賢相既有洛黨程頤為首朱蜀黨蘇軾為首呂朔黨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之名而小人得以窺其隙又惜公著大防等不能監陳寶五王之禍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勸以去而欲為調停以靖小人也豈知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在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轍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元嘉而不知紹聖又轉為熙寧矣躬親庶政無寸善可記而二蔡二惇之徒天下怨疾有二輟頓關紐戲弄机樞李洪水紛然希進者皆倡為紹術之論由是輕變九年已行之法擢用累歲不用之人蘇轍諫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擢用累歲不用之人懷私怨而以先帝為辭任四凶以報仇怨黃履蔡確章惇邪怨謂之四凶報廢賢后而壞名節甚至幾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后而誣欲廢之世道荆棘天下茅輩端人正士兩露

洗滌

安置范初高等于建州

使朽骨啣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君子何辜罹此荼

毒不善之積以至絕嗣雖繼以賢者猶難蓋前愆况以徽宗嗣之乎初立之際用賢

鄒浩

去奸放章厚邪怨等君心未盡自召用蔡京佞臣獻愛莫助圖而重貽天下之憂吁腐薪不

可以捷兵渙泥不可以膠物

子書

小人而可以理天下哉京固小人之尤也皇父卿士詩

則所用者盡皇父尹氏太師

詩

則所引者皆尹氏由是鼠奴狗類摩肩疊跡交結搆扇

文集

而牢不可拔帝欲述父兄之志京等咸以奸邪投之而蒙蔽日深一

或於報復則貶黨人籍黨人刻黨人而斲傷元氣不恤矣一或於玩好則朱劭領花石網

搜岩剔藪以求木石聲焰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

史劭以花石取媚聲勢薰灼東南小朝廷

一或於方士則魏漢津興事李良之說

漢津自云居蜀師

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或於神

仙則置道階天神降

詔百官作天真

靈素據高坐而受冊為教主道君矣一或於侈樂則

有萬壽山之作而亭臺樓觀不可勝記矣一或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豐殿華楹奇

構磊落

七殿篇豐屋華

以美觀矣一或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諸違亦可圖而李良嗣

來浮海通女真矣一或於聚斂則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剝膚椎髓盈壓

谿壑

而民皆茹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樂於微行則幸王散第幸蔡京第主婦上

壽稚子牽衣酣飲無節

幸輔第酒大

而損威傷重不顧矣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帝之

解不能語

下

北宋總論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謂也故狐則升御榻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髡男則孕子也黑者則見於宮中也故而

危證薦臻壞形層出矣

雲宵文集

方蠟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

也高託山則起於河北也而蟻聚峰屯弄兵潢池矣敗亡之兆近在目前而且交女真之

鄰壤兄弟之國賜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

金人來歸燕涿易

而加爵進封以為得

計也外通金虜而內張殺既納殺矣而又函首於金何怪於郭藥師為鄉導而金虜圍一

太原哉善乎陳東之書曰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

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上有昏君下有六賊沙漠羈魂自取之耳○欽宗祚當板

蕩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牧掠吾土毛

李洪水議兵榮棧岳赤子掠吾土毛

腥我天地范文正公答元昊書云血我生

靈腥我天地

蠶食張吻鯨吞鼓頤

王黃州壽域碑鋒錮霜瑩卒乘鰓集鯨吞鼓頤委食張吻

以大肆需索惟李綱有為國之

謀而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當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蠶不裳韓愈平淮西頃走騎如龍行

車如水

賦古

以供金人之求比屋楊腹

梅執禮對金人

自衛無策曾未及一夕安而起視四境虜已

揮戈犯我關矣

金復分道入寇

猶不知備而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其所以為退敵之計

哉不過曰六甲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關大將

郭京能施六甲法

以致兒戲而已鋒鏑霜瑩中

原毒痛若卵就壓振振業業此臣死君君死社稷之時也乃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後

日上降表以屈志買和

歐陽修論屈志買和莫大之辱

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操猶也